

黃放著

獵神



封面设计：唐伟杰

插图：刘巨德

责任编辑：李向晨

猎 神

黄 放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9.75印张 183千字

198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3.3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别具风韵的描绘城乡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年轻的“猎神”梦猿冲破陈规的桎梏，怀抱宏愿，从古朴闭锁的山寨涉足五光十色的大都会生意场。在充满生机又纷繁复杂的竞争中，渐渐走向成熟。他的深挚的恋情，也处在急剧变化之中。

悬念环生、紧凑摄人的故事情节，展现出社会生活的广阔景观及各色人等的生动心态。意蕴丰赡，格调沉雄。对城乡交叉变换的描写，充溢着强烈的生活实感和浓郁的浪漫色彩，具有美丽迷人而又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。

上 篇

紧傍着神农架，在川东北的地图上隆起一带褐黄，这就是有名的大巴山脉。那里云气氤氲，岭簇峰拥，浩瀚无垠。在华贵的霞云拥托中，日轮喷着火从宇宙深处升起来，庄重地给群山行了光明的加冕礼，于是每一座山峰都戴上了沉重的金冠，象一群高傲的帝王，缄默大度地接受鸟兽虫鱼、花草水木例行的晨的朝拜。

而雨后，厚重的山色托起湿漉漉的无尽苍绿。绵绵峰岭象浩渺的海浪，突然停止了运动，屏息凝神地探望着宇极的深处，冥想着下一个轮次的沧海桑田的变化。雾气从谷底腾起，淹过巅岭升为太极中的云团。到处是飞珠溅玉的瀑布，在向纵横的沟壑轰隆隆地倾倒着激情。

在这里发现了一壁摩崖造像，上界金刚脚下穿的竟是一双草鞋。足见这里山势险峭，连佛之战神也得登着爬山人的草履，才能在这莽莽群山中站立行走。

然而这，还仅仅是大巴山的边缘。

从达县乘坐汽车经万源去大巴山深处的城口，公路盘山而上，越去越高。云雾漫过来，将汽车紧紧裹住，汽车就象被云毯抬起在天上飘。车上的乘客全都会下意识地紧紧抓住前面的靠背，生怕跌落下去。

但那还有公路可通。再往前走，公路到了尽头，延伸开去的只有如神香袅烟一般的小路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蛛丝一样飘忽的野径梦一般地也消失了，周围只有梦一般的云，梦一般的苍黛的森林，小鸟的啁啾声也如梦一般，象是从上个世纪传来的。

这才是大巴山神秘的腹地。

这时，一个体态彪悍而匀称的高个子年轻人，正赶着一支小小的马队，驮着一片月光，在被萋萋荒草掩没了的山道上疾行。

这条狭窄山道不为外面人所知。它从三姓寨通向最近的铜绿镇，其间也相距一百四十里，最善走的年轻汉子走这条路还须两头顶月。所以这条道很少有人走。三姓寨里的人一直过着罐头盒子似的封闭生活。前年，一个毛皮贩子赶着两匹爬山马闯过一回三姓寨，用贱价收走了山寨人家中那些上档毛皮，转手就赚了四千多元。上了瘾，马上又来第二趟，返途中却叫豹子吃了。从此再没人敢上这山寨，草又窜满了无人踏践的地皮。

天在向西边倾斜着，闪烁的星子儿在向西山背后滑落下去，独笋峰躬着黑黝黝的脊背驮着那轮满月，不让它坠落，湛蓝澄澈的夜气里仍透着水玉一般的月华。几只碗口大的吸血蝠紧缠着那年轻人的两匹山地小马翻飞着，黑色的翅膀呼呼地扇起一股股阴森森的风，在血肉的周围织着它们饥渴的欲望。

从星溪谷爬上来，上岭就是三姓寨了。这里的路旁伫立着一棵盘松，少说已有两百岁了，一身淡绿色的苔衣，寄生的蔓藤从它的虬枝上垂下来，夜帷里看去象它苍老的胡须。那毛皮贩子就是在这里被豹子拖去的。事隔两年，寨里人谈起这事还在叹息：

“为了钱啦，落得个尸首也没有！”

这年轻汉子走过树下，坐下马象知道这是多事之地一般，蹄下加快起来。正走之间，汉子听得脑后“呼”地一声，马屁股微微撅了一下。他扭回头看，一只吸血蝙蝠正趴在马臀上将铁锥似的尖吻刺进马肉中去。他急扬手拍下，蝙蝠“吱”地一声，落进马蹄边的草丛里，再飞不起来。

走在前头的马突然停了步子。年轻汉子回过头，前面，挡路站着一个人影。

“哪？”年轻汉子一声喝问，顺手摸着肩上的双筒猎枪皮带。

黑影并不答话，象根铁柱挡在路上。

年轻汉子翻身滚下马，这一滚之中已经将枪顺在怀里，他立在马后厉声喝：

“闪开！”

黑影手中蓝亮亮的枪管在月华中一闪，随即冒起一团火光。“砰”地一声枪响，一只正从头顶窜过的蝙蝠直坠在年轻汉子脚前。那黑影笑了，岩石般的双肩在颤抖着，好粗砺的嗓音：“嘿嘿嘿嘿……”，是铁力大。

“哦，是你。”年轻汉子收起枪。

黑影还在笑。清凉的山地空气里，硝烟味儿刺鼻的浓烈。

“闪开些，铁力大。”年轻汉子说，跨上马去。他的声音圆润浑厚，随和中透着刚毅，对于二十六岁的他，好象太成熟了一点。

“不和我比枪法么？”铁力大定立在原处，月光下看得清他挑衅的眼光。

“还没到时候。我正忙。”

“忙赚钱？哈哈……不见这丧命树，那个被钱烟熏黑了心的毛皮贩子……哈哈……”

年轻汉子只矜持地一笑。他知道铁力大是为春柳姑娘和他红了眼。他不想理他，眼下要做的事太多太多。他紧了紧马缰。

“铁力大，闪开，没听说‘是人不挡道’么？”

“你敢和我比枪法？”铁力大固执地站着。

“就打这种臭蝙蝠？”

“不，打赤狐，从眼睛里对穿对。”

“你回娘胎里滚一回再来。”

“我只问你，敢吗？”

“我和你比打月亮。”

“你只能搅舌头，都说你手勾子不行啦，枪尖子象婆娘的奶头子乱晃啦，你啥也打不中。春柳是我的啦！”

“铁力大，你闪开，我冲过来啦！”他猛喝一声，“走！”

“啪”地甩响了马鞭。

铁力大一惊，闪身跃到路旁。而马并没窜过来。他灵巧

地提起缰绳，让那马举起前蹄在空中优美地停留了一瞬，对着闪到一旁的铁力大哈哈大笑，放下马蹄，一催鞭，那马这才从铁力大身边小跑过去。他回过头笑着，嘲弄着铁力大：

“你啥也打不中，你的枪法只好打肥母猪的屁股……哈哈……”

猛然间他停止了笑声，急勒住马。远处，寨后面那块突出的山石平台上，一个黑影正立在将隐的月晖中苍沙地长啸，声音凄厉悲壮，颤抖着、长拖着。

“哦喲喲喲——哦喲！”

空谷里，那啸声在车轮一般滚动，所到之处，碰得山壁轰轰闷响。

他凝立不动了，默默地听着那哀壮的长啸。

一只赤狐从路边窜出，猝一见这凝然不动的人马，吃了一惊，斜刺里钻进草丛中，绕了个圈，奔星溪谷去了。

他默望着赤狐窜走的那团红焰，心中不由发紧。

那老人的啸声又响起来，沉沉地落在谷中，贴着草皮子滚进清蓝溪水蒸起的夜气里。

他缓缓地舒动颇长的臂，悄悄催着马向寨子那面爬上去。

二

他姓陈，母亲生下他的前夜梦见一只猿猴，取名叫梦

猿。三姓寨里他是最拔尖的猎手。这三姓寨住着三个姓，张、陈、铁，寨子兴旺时候也有过上百户人家。张姓是个大姓。据寨里的老人们说，张姓的祖宗原是张献忠的掌旗官。张献忠死后，掌旗官带着陈、铁两名小校逃到这大巴山深处，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个女人，渐渐地繁衍出这三姓寨。寨里的人都靠打猎为生，先用弓箭，后来演变出火铳。如今年轻后生都用起了单筒猎枪。梦猿更特别些，操起了双筒猎枪。论枪法，上辈人里独臂张最好。他打野兽从来只打眼睛，对穿对，一根毛不损。前年打一只豹，几次没找到射眼对穿的角度，那豹扑来，徒手搏斗中断了右臂，豹却跑了。独臂张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。他从此操不得枪，神经有点失常。

他很喜欢梦猿。他女儿春柳也爱着梦猿。这是一门好亲事。在独臂张心中，也只有梦猿能接替他一展那未酬的壮志。

然而梦猿却做生意去了。在满寨人眼中，梦猿的社会地位骤然降低。做生意这种事，只有象四毛那样三步之内打不中母鸡的二流子才干的。象梦猿这样威风八面的猎手，这三姓寨的骄傲，应该是寨里的自然领袖，怎能弯腰躬背、满脸赔笑地为了几个钱四处流荡呢？所以铁力大敢公开地藐视他，向他挑战，敢公开地和他争抢花一般的春柳了。

梦猿不仅枪法好，心地也磊落。那模样更是使姑娘们梦里笑捂着痒酥酥的心的。他有一米七五高，豹子一般匀称，猿猴一般轻敏。而且他绝顶聪明，寨里就他一个人念过书，还

读到初中一年级。他有个叔叔，解放前下山用毛皮换岩盐，被国民党抓了丁，战争中被解放军解放过来，随军南下，进城后就留在成都工作。梦猿五岁那年，叔叔回寨看他父亲，将他带到省城里，找了点关系读上了书，直到十二岁，梦猿突然恋想起家乡的山林，弄到害病的程度，叔叔才送他回山。

去年，一个“富”字落在农村平静的水面上。那沉寂的水起狂澜了，波纹荡开来了。就是这种深山猎人寨，多少世纪来一直在梦幻般的蜗牛壳里生活着，如今也觉着了那荡过来的涟漪。

梦猿下山替寨里人驮盐，到处都听见人们在谈论着那个“富”字，脸上流溢着热切的向往。他看见人们在为这个“富”字积极地行动着。梦猿那一向活泛的心动了，一向喜欢新鲜事的心被深深吸引。人们在传慕着县城近郊的几家万元户，于是他骑着马赶去了，去看个究竟。顺便在县城里逛了一天。

这一看不打紧，他着魔了。他的心急跳着，痒丝丝的。比较就是种引诱。他按捺不住火急火燎的情绪，恨不得自己连同自己的寨子也一下子飞进一种崭新的生活中去。他羡慕和渴盼着城里那种文明生活，然而说不得，文明尚是离不开钱的。他想起父亲，铜铁一般的身躯竟死于打摆子。而母亲呢？整天守在火塘边，就着火塘的亮光补衲。好浓的烟啦，热烘烘地熏着母亲的眼睛，那泉水般澄清的眸子发浑了，蒙雾了，那些柴烟在母亲的瞳仁里安了家。而当眼病严重发作

时，母亲的眼睛简直成了沟涧边的烂桃子。那些熟透了的山桃被风吹落下来，在那里默默地烂掉，发着腐味。梦猿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看山桃，他怕马上会想起母亲的烂眼来。

山的夜里常有风。每当风起，屋后那片山桃林就哗哗响。那风压着嗓子低吼着，挤进屋来暖和它们在野地里冻冰凉了的身子。它们在火塘里滚着，搂着火苗，裹着柴烟的衣袍，“嗬嗬”笑着。这时母亲总要唱那支歌，那支老奶奶传下来的歌。

风爷爷哟使劲吹，
吹落天上一颗星。
吹颗星落进屋，
落进屋来当点灯。

这歌的旋律裹着柴烟已经熏进了他的骨髓。他还在城里读书时，一看灯就从心底里奏起那渴求光明的和弦。如今党的政策鼓励富，他也看到了富的榜样，那颗从天上吹落下来的星子儿陡地落在他的心窝中，照出了一片光明。山里有瀑布，可以发电，这是书本告诉他的常识。

但发电要钱。

他要当专业户，不打猎了，专贩运毛皮去，那收益是打猎的几十倍，而且一寨子的人都可以从卖掉毛皮中得到好处。

不知怎地他又想起了独臂张。毛皮贩在盘松下遇难那个晚上，独臂张听到豹吼人号，领着寨里的人奔下山来。那时

独臂张的手臂刚刚被豹子扒断不久。他看着满地的血迹，拨开荒草看了一阵，一顿脚，狠狠地说：

“是它！”

“打死它！”暗黑的山影下一群年轻人吼起来。

“打死它。可要一颗子弹眼对穿啦！”

山地里顿时静寂了，众人屏气望着独臂张。从他光熠熠的圆眼里，大家看见了一个神圣的愿望。那愿望已经用铁水铸成，重实地埋在独臂老人的心里。这里成了一块圣地，没有人敢去触动它。而那豹，也几乎成了一具凶残的圣物，也没人敢去触动它，除非你一颗子弹打它个眼对穿。

大家都把眼光投向他。他也曾多次去追逐过那豹，但寻不到最佳的射击角度。他可以打死那豹，但不一定是眼对穿。那豹若平平地死去，独臂老人燃烧的心将会被一盆冷水泼灭。那神圣的愿望，那祖先血液里流下来的伟壮的呼唤，都会沮丧地一头栽进死豹子那破烂皮毛的窟窿里，整个山地里猎人祖辈的灵魂都将不得安息。

直到去年，他当上了毛皮贩运专业户，再没去追逐那只神圣的金钱豹了。

独臂张陡然衰老了。黑幽幽的头发完全变白，环眼变细了，眼里的光熄灭了，松针一般的胡须也耷拉下来，象一片愁云永远悬挂在那刚毅的方脸盘下。他临晨嘶吼的毛病就是这时候起的。每到破晓前，他都要站在寨后的平岩上望着月亮沉下去，望着太阳从另一侧升起来。他的壮志不能泯，却又抖展不出。望着那夜雾在晨风中散去，望着那夺目的宇宙



主宰从众山背后飞跃而起，他那未酬的壮志在胸中翻滚颤抖，长啸着从喉咙深处吼出来，使山岭战栗，寨里的人肃然。一天过去了，下一天又来了，他为再没人眼对穿地打死那豹王而忧急、怨愤。这里有垂老的哀伤，呼唤后起的赤诚，还有对那豹发起的挑战：嗨！你等着，会有那一天的！

有时，当老人啸过之后，那豹也在对面山上号吼。一人一兽，声音交叠，在狼牙一般交错着的险恶山峦里相撞相碰，滚扯在一起，厮扭着、咬啮着，轰轰隆隆滚过浩茫的山浪之巅，和谷底里蒸腾而上的浓云凝为一体。

一寨人的眼光都盯着梦猿。蔑视中透着冷笑，嘲讽中隐着怜悯。他有时也真想大声叫喊，抖落一身的重荷。

然而他要做的事太多。刚置了两匹马，设法和内地来的毛皮贩子直接接触，将利润提得更高。他已经赚了四千元了。寨里也有了好几家千元户。什么时候他才能去说动大家凑钱集资修个小发电站呢？

寨里谁家都有好皮子，但当他们急需点生活用品时，谁也不会为几张兽皮两头披月专门到铜绿镇去卖。谁有要紧事下山去，大家就托托谁，捎点皮子去随便换几个钱。朴拙的猎人不会讨价还价，甚至为讨价还价而脸红害羞。他们对世情、行情一无所知，被那些等在镇上的贩子不费力气地就诓哄了，用极低的价钱从他们手里弄走上好的毛皮。对这些，猎人们从未思考过，也不懂得思考。如今，梦猿思考了，行动了。他在寨里收购毛皮，价格高于那些贩子的几倍甚至十几倍。然后他去铜绿镇和那些毛皮贩打交道。从他们的狡猾

中学得经验，在机敏中积累着商业知识，变成了这一行中的佼佼者。他在新行业中得到了大好处，也给寨里的人带来了大好处。哪一家增加的收入没和他的爬山涉水相连结呢？然而他还得背起那背弃山寨传统、背弃祖宗遗愿的沉重包袱。

太不公平了。但他顾不上这些。他是个随和人，却有自己意志。他天生快乐，也需要经常快乐。

可是有件事常缠勒着他的心。那就是春柳。

回到家，天将放晓。他推开屋门，堂屋里，妈正坐在火塘边。两根桶口粗的树茆横在火塘中，火苗儿象红翅膀蝴蝶息在树茆上，频频地扇着它的翅。柴烟塞满了一屋。大山里的习惯是四季不断火，断了火人丁就不兴旺。大概山区高寒，离不得火也是个原因。再说这样很方便，随时都有火用，烹茶炖肉，似乎比城里用煤气还简便。

看见儿子进屋，妈站起身。梦猿知道，母亲想给他搞吃的。然而他什么也不想吃，对母亲摆摆手说：

“我不饿。”

母亲又坐回去，低头发着愣。梦猿知道母亲在想什么。为了使气氛轻松，他哼起山歌。

哥是半山黑铁崖，
妹是芍药崖上开……

母亲突然说话了，讷讷地，烟雾中抬起她的烂眼睛望着儿子。